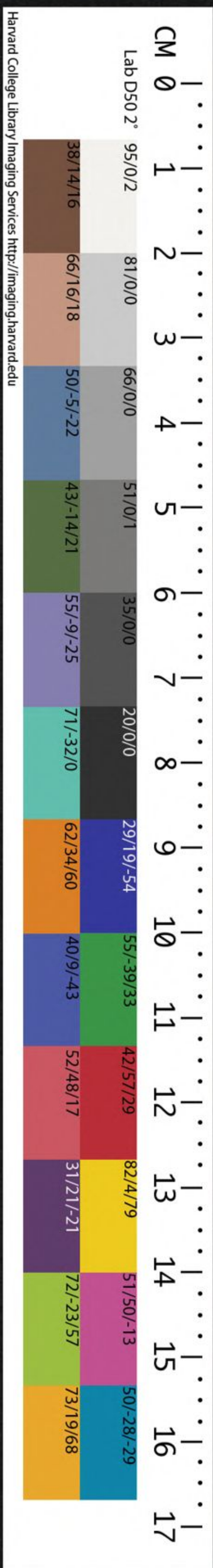


T 856/44316(26)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0 1955

四書諸儒輯要 其





四書諸儒輯要孟子卷之五

都梁李沛霖岱雲泰訂

男

學曾堂
夢雷廣思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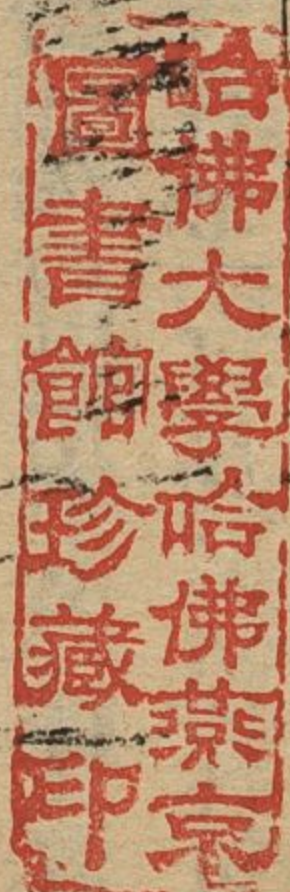
此見人當盡性以希聖以性善為主。後善國善字正相應。惟性本善故堯舜可為。而滕可以為善國矣。次節言道一。即性善之謂。三節引三言正堯舜可為之意。末節歎動而激發之。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序講

滕文公為世子時。以定公使將之楚國。修交鄰之禮。時孟子在宋。文公慕



孟子卷之五

滕文公

其賢乃過宋而見之母亦以事大非善國之謀而孟子有所以教之者與○蔡
虛齋曰周公立教世子之法成王亦稱世子則世子太子天子諸侯之子通稱
矣故曰世子太子也後世乃分○吳藻右曰曰世子便見本性未漓曰爲世子
便見後日有天下國家之責曰將行踪猶未定也以事大非立國之計見孟子
是緩修好而急親賢即此便見性之善處便是有善其國意

附錄將之楚本爲修好事大之計今却於過宋時來見孟子以心中素聞孟子
之賢大有異於遊談縱橫之術者即此一念便見天性不容泯沒孟子一見世
子便道性善稱堯舜根源究竟一發無餘蓋已有以識之矣○過宋必作迂道
來見似鑿麟士謂之楚過宋道所必經觀下自楚反復見孟子可見又恐其說
得太淡總之不必在過宋二字著解只不以事楚爲急而以見賢爲心則亦未
嘗不見好賢之肫切矣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
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故孟子與世
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
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
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
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
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原註觀世子急於見賢正其天性之善可與入聖之機也孟子欲從本原上啓
發他故所與言者大約是說人有此生即有此性性乃天所命於人之正理也
性中仁無不全義無不備本有善而無惡而又恐言之無徵故每言必稱堯舜
以實之蓋堯舜之聖雖不可及然其所以爲聖者非於性之外有所加不過由
其本善之性以造其極耳稱堯舜之仁便見得性中本有是仁稱堯舜之義便

見得性中本有是義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人當不懈於用力矣孟子所以告世子者如此

疏義朱子曰性善者以理言之稱堯舜者質其事以實之所以互相發也其言蓋曰知性善則有以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之可爲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矣○孔子罕言性孟子見滕文公便道性善必稱堯舜恰似孟子告人臘等相似然他亦欲人先知得一箇本原則爲善必力去惡必勇今於義理須是見得了自然循理有不得不然○道性善與稱堯舜一句正相表裏蓋人之所以不至於堯舜者是他力量不至固無可奈何然人須當以堯舜爲法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闕然也只是本分事這便是止於至善○性善故人皆可爲堯舜必稱堯舜所以驗性善之實○雲峰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止是從源頭說性之本善但不露出

一善字性善之論自孟子始發之集註釋性者人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此一句便闕倒告子所謂生之謂性蓋生不是性生之理是性天地間豈有不好底道理故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古今只是一箇道理故曰人與堯舜初無少異孟子道性善言其理也稱堯舜以實之言其事也天下無理外之事能爲堯舜所爲之事便是不失吾所得以生之理然而人不能皆堯舜者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也集註言物欲不言氣質蓋以孟子不曾說到氣拘之性故但據孟子之意言之○吳氏徵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呂晚村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兩句只作一意併說爲是下句總是發明性善實證耳看下文道一卽性善句引成闕三段卽稱堯舜句也

附錄世子之見孟子既不問交鄰之事又不問爲國之道並無一疑以相質則其來見也慕孟子之道而來也孟子之道窮其源則性善極其量則堯舜安得不以是告之旣曰道又曰言下言字緊跟性善卽言性善而以堯舜實其事也

雖不是截然兩番話說。然時解謂只重道性善。稱堯舜正見性善。此亦未然。觀或問云。所以互相發。又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為。知堯舜之可為。則其於性善也。信之益篤。而守之益固。可見不說性善。只教人為堯舜。則人便推諉了。見堯舜是天生聖人。我如何及得他。惟先明此性本善。則堯舜不過充其性善之量。遂至如此。我亦因其性而充之。何不可到堯舜地位。此言堯舜不可不道性善也。然說性善不說堯舜。則空空一箇性善。却無憑據。况人皆拘於氣稟。洵於物欲發出來。多不是善。如何肯信。即有不忍不為好念。頭發出來。如何便能事事如此。充滿分量。惟道性善而即舉堯舜以實之。見人同此性。堯舜只無私欲以蔽之。則位天地育萬物。都是此理。此道性善不可不稱堯舜也。故曰互相發也。若謂只因道性善。纔稱堯舜。稱堯舜只是來明性善。這便只說得半邊意思。况孟子要單明性善。則情之善才之善。皆可發明。有據何必定稱堯舜。○玩註不懈於用力。是總承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二句來。蓋知仁義不假

外求。則所以擴充其仁義之端。而充滿其性善之量者。不懈於用力矣。知聖人可學而至。則其以堯舜為法。而服其服。誦其言行。其行者不懈於用力矣。究竟充滿其性善之量。則聖人學而至矣。以堯舜為法。而服其服。誦其言行。其行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假外求哉。此之謂互相發也。○孟子性善之說。實從子思天命之謂性。來。子思天命之謂性。單指理。不指氣。故率性處便是道。○孟子言性善。固不兼氣稟。集註故謂眾人汨於私欲。而失之不兼氣稟。所拘說。然人能盡去其私欲之蔽。則氣稟之偏亦都化之。此單舉私欲。而於理未嘗不全也。○程子因言語之先後。而著其理。蓋道體之自然。未有不先善而後惡。先吉而後凶。先是而後非者。此可見初念自然發出來。無不是善。而吉而是者。以此知性之本善也。到轉一念為利害所動。未有不是惡。而凶而非者。以此知惡是習。以後壞却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復扶又反。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言世子聞性善之言不能無疑。乃自楚國反復來見孟子。孟子曰：世子此來得非聞吾性善之言而或疑堯舜之難爲乎？吾言固無可疑也。夫道之在人粹然至善無古今無聖愚一而已矣。倘謂人性不皆善堯舜不可爲則是道有不

一矣。天下豈有不一之道哉。

疏朱子曰：孟子之言非當時之所常聞也。故聞者非徒不信信也而亦莫之疑也。是其漠然如飄風之過耳。亦不可復冀其思釋而信從矣。世子復來則豈其思之未得而不舍於心與？故孟子之言雖若怪之實則喜其能思而將有以進乎此也。○孟子初見滕世子想是見其資質好遂卽其本原一切爲他啟迪了。世子若是負荷得時便只是如此了。及其復見孟子孟子見其領畧未得更

不說了。只是發他志但得於此勉之亦可以至彼若更說便漏逗了。○雲峰胡氏曰：集註不曰同一道而曰同一性者蓋推本而言。根自上文性善說來性之外他無所謂道同此性卽同此道又何疑焉。○蔡虛齋曰：言道旣一吾不容有二說也。前言已盡矣。道理也。此道字泛說尤活。或以道出于性性一故道一言者雖知有道性之別然則解此義泥矣。不知此道字正指性也。道者性命德行之總名何者不是道此處不必拘於中庸性道之分。

附註云古今聖愚本同一性並不另解道字則道只指性可知。若說率性之謂道性善則道一則是性之外又添箇道來說雖曰性外無道然畢竟費辭與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註意亦不合。夫道一而已矣。語氣如云夫性底道理只一箇善而已矣。○學會問如此只承性善却丟了必稱堯舜一半曰性底道理只有一善故古今聖愚皆該在裏而此言道一而稱堯舜之意已包也。下面彼丈夫也我丈夫也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文王我師也便是必稱堯舜以實此道。

一亦互相發也

成觀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
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觀古

成觀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
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
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
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尺謹知道之一則知性之善而人皆可以為堯舜矣試以古人之言証之昔成

觀謂齊景公曰彼聖賢固丈夫也而我亦丈夫也彼與我本無異也吾何畏彼
哉觀成觀之言可見性之善原無彼我之殊而為堯舜者不必畏矣顏淵曰舜
何如人也子何如人也舜與我均是人也人患不能有為耳但奮發有為者亦
若是舜其人矣觀顏淵之言可見性之善初無舜子之別而為堯舜者當有為

矣公明儀曰周公嘗謂文王我師也夫文王所為信人人可以師法周公之言
豈欺我哉觀公明儀之言又可見性之善皆可以為文王而為堯舜者當知所
師矣三人之言如此此道之所以一也夫何疑

疏義朱子曰孟子引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
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典起處方有田地可
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雲峰胡氏曰性之本善堯舜無
異於人行之不力人自異於堯舜

附參想性之所以善與堯舜不過充性之量人充性之量不難至於堯舜都是
前面說過故此只說道無二致只說當師聖賢而已註中篤信力行從上疑字
生來疑則不能篤信不篤信安能力行○空空不畏如何可至聖人地位故須
是有為有為亦不可任偏自是故須要有師引言層次自是如此

今勝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何反眩音

孟子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瞶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爲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爲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勿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原善。然世子有疑焉者。其以滕小而不足以爲善國哉。今全滕之地。絕其長而補其短。將有五十里也。建國之規模。尚在若推吾性之善。以行堯舜之善政。猶可以爲善國。但須猛勇振奮。克去因循之弊。而後可。故商書說命之篇。有曰。去惡如攻疾。然若服藥而不瞶眩。則疾不得瘳。愈人君苟安於卑近。悠悠怠惰。則不足以去惡矣。旣不足以去惡。則不能爲善。而所謂猶可以爲善國者。終不足以爲善國矣。世子誠繹吾性善之言。而勉之。斷然以堯舜爲必可爲。何患厥疾之不瘳哉。

疏朱子曰。滕國小。絕長補短。止五十里。不過如今一鄉。然孟子與他說時。也只說猶可以爲善國而已。終不成以所告齊梁之君者告之。○人要爲聖賢。須是猛起。如服瞶眩之藥。以除深痼之疾。直是不可悠悠。○雙峰饒氏曰。前面文公再去見孟子時。是疑其資稟凡下。不可以爲堯舜。故孟子以成鬻以下三說。答之。末後孟子恐文公又自疑其土地狹小。故以瞶眩之說告之。文公後來也能問喪禮。問經界。亦足見其有爲處。○蔡虛齋曰。言猶可以自立也。此於性善堯舜之說。何預。蓋惟其自克。而不安於卑近。則必擴充其仁義之心。而以堯舜爲法。其心必正。其身必修。其國必治矣。此其體用一原之理。又有不可易者。○天下無性外之事。安於卑近。本自其持身言。不謂安於國勢之卑近也。謂以其國小勢弱。而不求大有爲也。○林次崖曰。言雖可以爲善國。然亦顧其作爲何如。如必猛勇奮振。克去因循之弊。然後可也。若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如服藥之不瞶眩。然則不足以爲善。去惡如厥疾之不瘳。亦不足以爲善國矣。

附 注安於卑近是恐他信不過自家性善不敢以堯舜為必可為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這都就他自家身上說至五十里之猶可以為善國者許未之及可見猶可為善國句只帶在性善稱堯舜裏面○盡一己之性則已無不善矣推一己之性善則國無不善矣善字正與性善字相照○他處引書不過証上意此却另足一意蓋上面說滕雖小猶可為善國不可以狹小為不足有為也下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又是要發奮振作不可憚難意又鞭策他一步

滕定公

此章以親喪固所自盡句為主後不可他求是在世子堅其所自盡也是誠在我信其所自盡也後弔者大悅又自盡者之所感動也正見人性本善而皆可為堯舜處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

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序 滕世子見孟子之後有所感悟於心其父定公薨以為送終大事不當安於世俗之禮遂謂其傅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其性善堯舜之說猶在於心而終不能忘今也不幸有此先人之大故不知喪葬之禮如何方合於聖人之道吾欲使子往問孟子然後舉行喪事庶免於悖禮之失也

附 於心終不忘盡性希聖之旨便時有感感萌動於心者今一行喪禮便來問孟子可知他不要把親喪看在我性以外事由此舉而措之何在而非性善之所推也直可擔當得堯舜事業或云只問孟子便有不問父兄不問百官之意

然友之鄒同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飯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疏所居反軒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飭。槩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原註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當喪禮久壞之時。而獨能以此為問。不亦善乎。然父母之喪。其哀痛迫切之情。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而無待於勉強者。宜世子於此有所不能自已。而必欲問也。然盡其心者在。盡其禮。曾子有言曰。人子於父母。生事之以禮。死喪之以禮。祭之以禮。禮無不盡。則心無不盡。可謂孝矣。此曾子汎論人子當盡之禮如此。今世子諸侯也。若夫諸侯之喪禮。典章殘缺。其詳悉吾未之學也。雖然。禮之大經。一定不易者。吾嘗聞之矣。人子於父母有

三年之喪。三年之內。美服不安。其服則齊衰之服。食旨不甘。其食則飭粥之食。上自天子。以下達於庶人。貴賤通行。而夏商周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世子欲自盡其心。亦惟遵行此禮而已。

疏義 朱子曰。自盡其心者。喪禮之大本也。三年齊疏飭粥。喪禮之大經也。孟子生於戰國分爭之際。不得見先王之全經矣。然其學得孔門之正傳。而於文武之道。則既識其大者。故其考論制度。雖若疏濶。而於大本大經之際。則毫釐之間。有不可得而亂者。以是為主。而酌乎人情世變。以文之則禮。雖先王未之有者。亦可以義起矣。○趙氏曰。自天子達於庶人。是無貴賤之別。三代其之。是無古今之異。○林次崖曰。親喪固所自盡。此因世子之所能而與之也。亦因以加勉之也。三年齊疏飭粥。是正告世子處。

附注 不亦善乎。是因當時不行古喪禮。而有意於行故善之。親喪固所自盡。又以人子至情言之。故註加又言二字。曰所自盡。則有如此。則盡。不如此。則不盡。

者如三年之喪則盡不三年則不盡齊疏飭粥則盡不齊疏飭粥則不盡也又
惟其是所自盡故不行古禮父兄百官之所欲也其如自心不安何必行古禮
父兄百官所不欲也其如必如此自心乃安何後面不可他求便與此自盡句
相照○引曾子之言只重一禮字下却方說諸侯之禮未學其細微而嘗聞其
大畧三年之喪是總綱齊疏之服飭粥之食是大目

然發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
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
為宗國也然謂一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
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
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
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厚誦然友反命於世子世子以孟子之言為必可行遂定為三年之喪是時古
禮久廢同姓父兄異姓百官皆不欲行此禮而沮之曰如今稱秉禮之國莫如
魯乃吾滕之宗國所當取法者也三年之喪魯先君莫之行吾滕先君亦莫之
行也至於子之身而悉反之是違魯先君與吾先君也斷然不可且志書有曰
喪祭之禮當從先祖志之意以為吾所行之禮有所傳受不是一人創造不可
改也而子固不從之何也

疏蔡虛齋曰定為三年之喪則所謂齊衰之服飭粥之食在其中矣

附定為三年之喪則其行已決既定而父兄百官乃不欲則定禮時不謀諸
父兄百官可知或曰如此何為因父兄百官之言又有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之
問曰文公恐無以安父兄百官之心耳非欲不行三年之喪也觀孟子以上有
好者下必有甚焉為詞正見彼自感化不患不足以安其心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

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為皆去聲復

扶又反歆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歆飲也深墨甚墨色也卽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序世子見羣臣不從乃返躬自責謂然友曰吾往日未嘗勤學好問但好馳馬為樂試劔為勇於古禮未能考究素行不足取信於人故今欲行喪禮父兄百官豈不我滿足也恐其不能盡禮以行此大事子為我再問孟子如何可以厭服人心使父兄百官無異辭也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世子謂羣臣不從由素行之不孚其言誠然彼雖不我足在世子但當求之於已自盡其

心不可以他求者也昔孔子曰君薨則為嗣君者居次守喪以百官政事聽命於冢宰自己歆粥面色深黑如墨卽喪次之位朝夕哭臨凡百官有司莫敢不哀百官有司所以亦哀者以在上之哀痛有以先之而感發其良心也蓋凡在上之人意有所好則在下之人從而效之必更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在上而感人譬則風也小人之德在下而應人譬則草也草加之以風則必偃小人而感以君子之德則必應此所以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固在上之君子也斷行古禮以自盡其心則彼父兄百官豈有不應者乎不可他求是在世子而已

疏慶源輔氏曰當責之於已。是應前面固所自盡之說。在世子自盡其哀。是應上句不可他求之意。○蔡虛齋曰孔子曰君薨直至草上之風必偃。皆是孔子之言。惟是在世子一句。是孟子言。故註曰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獨露出孟子二字。見上云云皆孔子也。

附錄不曰恐其不能行大事而曰恐其不能盡於大事此盡字正與前圖所自盡盡字相應蓋父兄百官皆不我足則雖行此禮而不能自盡其心自謂盡心而不能皆合於禮皆不可謂能盡於大事也如何服得父兄百官故孟子告以不言之禮一也歆粥之禮二也而深墨之禮三也卽位之禮四也皆所謂自盡者也至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而父兄百官自無異辭矣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唯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只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

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序講然友復反命於世子世子因孟子不可他求之言遂直受之曰孟子之言極是誠在我之自盡而不可以他求也於是斷然行三年之喪方其未葬也五月自居於廬未有命令告戒而百官族人皆已感悟皆稱曰世子知禮及至葬期四方來觀之但見世子顏色慘戚哭泣哀痛凡諸侯賓客來弔者無不喜其盡禮而大為悅服蓋能自盡而人應之真所謂上有好下必甚天理之在人○心固不可泯而人性皆善於此可見矣

疏義西山真氏曰三年之喪自唐虞三代未有改者春秋之世此禮廢墜蓋以爲不可行者蹈常襲故之陋見而以爲知禮者秉彛好德之良心也○雲峰胡

氏曰前章論性善此章自是論三年之喪集註引林氏說首尾必舉性善而言者蓋喪制人子之心所自盡者最可見人性之本善處文公自悔其前日未嘗學問而一旦力行其所聞於孟子者是孟子一開發之際而文公之性善見矣及其行之而遠近見聞莫不悅服是文公一感發之頃而遠近之人性善皆見矣於是益可信人性之無有不善而堯舜之真可為也○蔡虛齋曰禮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則四方來者必有隣邦使者在內也○林次崖曰世子曰然是誠在我是因孟子不可以他求是在世子之言而直承當之也言夫子說的是這箇委的在我不關別人事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正是自盡之事百官族人可謂曰知以下是下應之也自五月居廬以下俱是叙其事與上文引孔子之言相應正見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處

附錄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是行諒陰不言之禮此時亦必顏色之戚哭泣之哀互有下文二句在內非但以諒陰不言感近之百官族人而葬時乃顏色之戚

哭位之哀以感遠人也至葬時尚哀戚如此則居廬時之哀戚可知此皆是人子自盡處本不問外人必帶可謂曰知與弔者大悅說以應好則必甚意亦以繳前父兄百官不我足也一句○可謂曰知輔氏以可字當作皆愚意不必皆字意自在可字之上曰字屬世子不屬父兄百官蓋以世子可謂為知禮也

滕文公章句

此章為國當以民事為本通重民事不可緩一句分兩段看至新子之國分前重制恒產上制恒產在行助法助法既行然後可興庠序學校之教不可以教養平對後重正經界上正經界重在分田以給野人分田以給野人然後出力以養公田不可以分田制祿平對要之正經界只是行助法中事總見為國在民事而民事為不可緩也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滕文公嗣位之初以禮聘孟子至滕因問為國之道蓋有感於滕為善國之言而志於圖治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音陶亟紀力

民事謂農事詩國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厚誥孟子對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事即國事也人君為國惟民之農事當急為之經畫區處而不可緩也如國風七月之詩言民事最詳有云當此農隙之時晝而往取夫茅焉夜而於索則綯焉尚亟乘其屋而治之恐來春農事伊始復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由詩言觀之民之不敢自緩其事猶如此人君其可以為緩而忽之哉

蔡虛齋曰言君當以民事為急也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民自以農事為急也惟民所急在此故君當以為急也○林次崖曰民事不可緩一句是一章大指通章皆是此意引詩是証民事不可緩之說民之為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民之所罪由於無恒心無恒心由於無恒產此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民之恒產不可不制也○呂晚村曰詩語是冬間乘屋只在末句中看出民間閒時他事勤劬都只為此事乃見其不可緩之至

附叅細玩集註只云引詩言治屋之亟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未嘗專以民不自緩為說况詩本周公戒成王之詩以君不可緩民事即在民不自緩其事之中不煩另補愚謂此段引詩有三層意思民之於茅索綯亟乘屋以為播穀之計者以事之本不可緩也周公告戒成王必述民之亟於乘屋以為播穀之計者以民事之必不可緩也一篇七月之詩言民事者甚備孟子不引而獨引此四句見農事正迫之時民不敢緩猶為常事今於農

功既畢入此室處之時而即亟於乘屋爲來春播穀之計其不可緩爲何如○
不制民產則根本先失了更說甚不可緩取民無制則民不聊生而不得盡力
於南畝矣更說甚不可緩故不可緩之正面只說農事至重下却說制度規模
要先定是爲戰國時都破壞了爲此正本清源之論幽風中農官董誥耕種稼
穡之事許多不可緩都是後來事

民之爲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前篇

言謂民事之所以不可緩者何也蓋以民之爲道也有常生之恒產者則有所
賴藉而爲善乃有固有之恒心若無恒產者即無恒心苟無恒心則放蕩淫辟
邪妄侈肆凡不善之事無所不爲而犯罪者多矣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平時不能制恒產以養民使民迫於饑寒而犯法無異張網羅而驅民使其
中也焉有仁人在上位而爲此罔民之事也夫恒產有無所係之重如此此民

事之所以不可緩也

疏義蔡虛齋曰無恒產而放辟邪侈以陷乎罪者仰不足事俯不足育救死不

贍而不暇治禮義也○放始違於道僻則浸淫矣邪則成其惡矣侈則益肆矣
亦有淺深之別○呂晚村曰恒產二字已包後分田制祿兼君子小人在內然
此處只就民說

附參民之爲道道字只如云民之所以爲民此節只言恒產所係之重無恒產
必無恒心一無恒心必至陷罪一至陷罪必至於刑推其由只因無恒產是一
箇無恒產便是罔民了此不緩民事必在先制恒產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序講惟民不可罔是故仁民之賢君必恭以持已不敢以貴而驕儉以自奉不

敢以富而侈惟其恭也故能以禮接下惟恐侮慢以失臣下之心惟其儉也故

能取民有制惟恐誅求以傷小民之生不如是則罔民而不得為仁人矣

疏義趙氏曰禮下所以開世祿及學校之事也取民以制所以開制民常產及

貢助徹之法也○蔡虛齋曰恭儉以持身言禮下取民有制以其所施者言故

曰恭則能以禮接下不可以為指恭儉之實也看則能二字○分田制祿二者

相須制祿即禮下之事分田即制民產之事故於此兼言之井田行則民有恒

產學校立則民有恒心二者之相須固昭昭於上下文之間矣

附恭儉該得濶內而謙謹以至外而禮貌都是恭內而斂約以至外而節制

都是儉不但恭儉是持身之德下二句是恭儉之施須知恭儉之施亦不止禮

下取民有制二事但此二事其最大者○論道理是有恭儉之德而後能禮下

取民有制論前後大意却是因說禮下取民有制而推原其由於恭儉也說禮

下自是炤下制祿意說取民有制自是炤下分田意所謂脉絡貫通也虛齋謂

世祿以養之非以禮接下亦太泥矣但趙氏謂開學校之事却誤認頭項制祿

以養君子學校以教小民各有分屬○論制民產是分田法取民有制是賦納

法本文按上制產便說取民有制者以戰國之君只因取民無制所以壞却恒

產纔有定產自不過取於民矣二事實一事也○是仁人自是賢君是賢君自

是恭儉是恭儉自必禮下取於民有制矣此是承上順下包含後面意思至禮

下是養賢取民有制是愛民養賢止所以愛民此時無暇及此也至禮下在制

祿制祿不外於分田禮下則必思祿自民出而愈不緩民事此時亦未暇及此

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

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三陽虎未必知仁然其言亦可鑒焉昔陽虎有言曰若欲為富則必重賦服

民而不能行仁矣若欲為仁則必損上益下而不得致富矣虎之言如此豈有

取民有制之賢君肯爲富而不仁者哉

禮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為孟子不以人廢言集註則以為言雖同而所取各異其說尤的當

禮下取民有制雖是並列然上承制產來下接夏殷周之制恒產與其取之之制去則意自有所重也况制祿原不外於分田乎此又可以會意而得之者故此節引為富不仁為仁不富之說以見取民當有制不可為富而害仁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

藉也徹者列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

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厚為仁之君其在夏后殷周之盛乎試以其制民恒產與其取之之制言之

夏后氏之制民恒產也每夫授田五十畝而其取之之制則行貢法若夫殷人

之制民恒產也每夫授田七十畝而其取之之制則行助法至於周人之制民

恒產也每夫授田百畝而其取之之制則行徹法貢助徹其法雖異五十七十

百畝其數雖不同而其實則皆什分之中取其一分以供上此中正之制也夫

以下供上貢之義易曉而所謂徹者何蓋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取義

於徹也所謂助者何蓋不稅其私田但藉民之力以助耕公田取義於藉也三

代之田法如此

疏義朱子曰孟子之言雖曰指本三代之遺制然常舉其大而不必盡於其細也師其意而不必泥於其文也蓋其疏通簡易自成一法乃經綸之活法而豈拘儒曲士牽制文義者之所能知哉○田制既定則其溝涂畛域亦必有一定而不可易者今以易代更制每有增加則其勞民動衆廢壞已成之業使民不得服先疇之田畝其煩擾亦已甚矣不知孟子之言其所以若此者果何耶陳氏曰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曰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受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焉○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甲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仁山金氏曰集

註之說雖明而語錄亦自疑之按古者以平地爲田其同溝共井者無甚疆界但各以畝數爲計而所謂畝又與今尖斜折方不同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所謂畝者澗一步長百步古人重黍稷梁菽其所謂畝卽今種豆麥者作田隣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隣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古者中上旣是平田俱止以田隣爲計夏后氏之時田未盡闢又去古未遠雖上大夫無不躬稼穡受田者多故每夫受田五十隣此周一井則十八家受之而自貢其什一至殷人則田已開闢一夫受田七十隣比周一井則十二家受之而助耕公田六十隣至周則土田盡闢而君子小人又分在官者食公田之祿工商不盡受田惟農受田故得以百畝爲限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而一夫各受田百隣其廬舍則撥田之外又其撥若干隣三代可以例推也○蔡虛齋曰制民恒產以私田言也取之之制以公田言也夏時五十畝無公田則計其五畝之入者爲取之之制也○林次崖曰貢法十中取一似重於助蓋鄉

遂附郭其地肥饒故其賦獨重都鄙野外之田不及鄉遂故其賦輕○呂晚村曰三代授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斂賦稅之法亦異但是取於民者其實同是一實字對數與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法數之異本是理勢不得不變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易名數以新耳目也

附 按蒙引以夏五十殷七十周百畝為制民恒產而貢而助而徹為取之之制則其實皆什一句為申解而貢而助而徹之取法不同而皆為什一也○此節只叙三代之君皆制民常產而取之有制以見恒產之不可不制而取之不可無制也未有重助意亦未有徹兼貢助意下面方言貢不如助而雖周亦助以見當行之意○張子謂井地經界地有坳坳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又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廣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成井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如此則隨山隨河皆不害

於畫之也看來平濶處可畫井字則九夫為井十里為成十成為同其溝塗到植之界一定不移矣若多高山溪澗之處或不能井或能井而不能成同豈有一定畫方而不因地勢之理必將亦倣國中之制計畝而授如一夫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用之制其中即有多寡不齊溝洫澮川之大小不一要其溝塗封植之界必有一定而不可變易者也朱子嘗疑孟子所謂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恐不解如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初倣許多畝溝澮洫之類大段費人力了自五十而增為七十自七十而增為百畝則田間許多疆理都合更改恐無此理孟子當時未必親見只是傳聞如此愚意五十七十之制固得自傳聞而周家之方里而非其溝塗畛域必有遺制未湮非孟子撰出也夏后五十而貢其田未井授則溝塗畛域未有定制殷人收行助法不得疑其廢壞成業至殷人井地之制田數固是一定中外公私誠為盡善但所謂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督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

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之制與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之制俱未詳蓋亦只至周大備看後請野節兼貢助爲徹以鄉遂難行助法以貢法通之殷家無論鄉遂都鄙皆行助法其中必有不能俱盡爲非者則其溝洫畛域不如周禮所云可知也且周家之制亦舉其大綱是如此耳如十夫有溝溝上有畛而地勢不可以十夫則奈何百夫有洫洫上有涂而地勢不可以百夫又奈何至地之不可以爲千夫萬夫者尤多亦不得而盡拘也又以成同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然或不及十里而巳有溪澗不及百里而巳有川澤則又安得而拘之也總之殷時之制原未備非原有之溝洫澮川至周一齊打破另造也又其間卽有小更革要亦有封建然後有井田以天下諸侯各經理其國天子可以不勞且更改井制雖近於煩擾然增加田畝廣開先疇則民亦見利而不見勞苦矣如此

則亦不必以孟子之說爲疑竊附鄙論如此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矜矜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樂音洛盼五禮反從目從分或音普莫反者非養去聲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藉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矜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厚誦然貢與助雖皆什一而貢法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龍子嘗曰治地之法莫

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何以見貢之不善蓋年歲有豐歉則收成有多寡貢者較數歲豐歉之所獲酌其多寡適中之數以爲取民一定之常制則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如遇豐年粒米狼戾百姓充然有餘雖多取之而不爲虐則拘其常數而寡取之凶年之所得者少供壅田之費尙不能給雖薄征可也則拘於

常數而必取盈焉。是樂歲之寡取不足，以爲恩凶年之多取民，則不堪命矣。人君爲民父母，當愛民如子，乃以取盈之故，使民矜矜然怨咨，愁恨將終，歲勤動勞，苦之所得者，盡輸之於官，不得以養其父母。又舉貸出息，以益取盈之數，致使民公私交迫，仰事俯育，一無所資，而老者稚者，皆展轉於溝壑，而不能自存。惡在其爲民父母也。貢法之不善如此，若助法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是弊哉。卽龍子之言，觀之治地，洵莫善於助矣。

疏義 蘇氏曰：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之不爲此，非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爲善矣。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不善也。林氏曰：禹貢之法，九州之賦有錯出於他等者，不以爲歲之常數。又因遊豫則視其豐凶而補助之。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之言。乃當時諸侯用貢法之弊耳。○蔡虛齋曰：夏后氏五十而貢，一條備舉先王取民以制之法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一條則從而裁其所宜行於

今者。○使文王武王周公生於大禹之時，亦決只是行貢法而已。蓋是時洪水方平，懷山襄陵之患始息，上窟下巢之居始變，其民大槩星居散處，其田亦大槩段落不相聯屬。若聚其田而經界之，聚其民而使之八家同井，通力合作，大抵是難及。歷四百年而爲商，又五百年而爲周，則天下之用土盡已墾辟，天下之生齒益以繁庶。且周監於二代，安得不會貢助而爲徹哉。故曰：時之未至，聖人不能先時以有爲。時之既至，聖人不敢後時而不爲。

附 亦龍子以貢與助並言而較其善不善，自是本制如此。非謂大禹之制本善，而後世諸侯用之乃不善也。蓋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只是約其大數而爲定制。樂歲必寡取，凶年必取盈，其弊必至此。卽所謂遊豫之補助，第變通於法之外，非貢法有此制也。亦只好夏先王行之耳。若後世靠補助以善法，則騷擾侵漁無所不至矣。但夏先王非有意立不善之法，其時水土初平，止能用貢變助變徹，自是因時制宜。自後人論之，遂見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耳。○則寡取之拘

於常數也。必取盈焉。亦拘於常數也。非軒輊語。使民盼盼。然直貫到溝壑。何住。
○開口提出治地二字。便是制民產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承上節兼舉三代
之制而論之。以見助之當行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
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
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
助法。

○

夫助法必有公田。世祿者正取之公田。與助法相為表裏者也。夫世祿之
典。滕固已行之矣。特助法未行。今所急耳。

○

蔡虛齋曰。上方論貢助徹之法。而忽著此一句者。蓋耕者九一。仕者世祿。
二者王政之本也。故言此以起下文。見二者當並行而不可偏廢。即下文無君

子不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之意。况世祿雖行而助法未舉。則所取於民以
供世祿之需者。猶未出於王政之本意。今即其所已行而使併舉其所未行。則
不惟其所未行者得因以行。而其所已行者亦因得以正矣。此句特以起下文
孟子之意。固有在矣。

○

附。此句本不重世祿之能行。只重引起助法之當行也。玩固字矣。字語氣未

歇。○論滕所行之世祿。本成弊政。蓋國小勢弱。公族勢盛。即欲不行世祿。而不

可得。况井田既不行。徒以無規制之世祿。過取於民。豈是善政。但孟子本文却
不說壞他世祿。蓋厚於養君子。猶是王政餘意。但一行助法。則二者均得。故註

只謂與助法相表裏。而下文遂言助法也。○上文言助之善。下引大田之詩。見

雖周亦助。中間忽帶世祿說。故朱子謂授之士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
法相表裏。蓋都鄙用助法。可以公田給之。鄉遂用貢法。不得不取什一之稅矣。
但畢竟都鄙地多。鄉遂地少。必不若後世既輸復散之多。事故輔氏謂制祿皆

在公田中而鄉遂所賦但儲之以待他用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子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大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原勝所以未行助法者豈以助法非周制乎不知世祿固周制也周之世祿

實取之公田之中小雅大田之詩非為有世祿者咏乎迄今述其望雨之詞有

云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詩咏公田如此夫非助法則無公田惟

助法為有公田以公田之名而出於周人之詩由此觀之則助不獨行於殷雖

周之徹亦是行助也信乎助法之善當與世祿而並行矣

疏朱子曰考之周禮行助法處有公田行貢法處無公田孟子也不會見周

禮只據詩裏說用詩意帶將去後面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

扶持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得這幾句

是。多。少。好。這。也。是。大。原。大。本。處。却。不。理。會。細。碎。●呂晚村曰孟子原勸滕行

而極言助之善見徹之妙正在助耳看請野節自見非欲廢徹而行助也

附泰耕者九一仕者世祿自文王治岐時已如此則周已助法與世祿兼行非

徹法有異於助而孟子以大田之詩率合之也看來貢法不用助助法不用貢

周則都鄙用助鄉遂用貢監於二代而法益善非徹異於助而有有公田與無

公田之別也徹雖通力合作計畝均分然畢竟田有九區八家同井則公私了

然何得謂其無公田也但助者藉也似有公田之分徹者通也宜無公私之別

故曰惟助為有公田然通力計畝雖不存公私之形而實有小人養君子之實

故下即緊合一句田雖周亦助也只當重看亦字不可煞看惟字○晚村云非

徹勝於助又曰未嘗善徹愚謂鄉遂助法難行徹監二代規為詳蓋安得不勝

助法勸滕行徹中間都鄙皆是用助矣自不消更說勸行助不勸行徹也孟子

生平以助法為最善而雖徹亦助則何嘗不善徹國中難行助處既變通如徹

而都鄙之徹又只是行助則徹更何不善而晚村云然耶想渠只以徹通力計畝無公私之分不如助耳却不道方里而井既畫九區而人家各獲百畝則公私了然矣○助之善只是有公田耳貢之不善只是無公田耳孟子謂雖周亦助只爭這有公田三字周豈不兼貢然偶而用貢以通助法之窮正所以善助法故只曰雖周亦助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良法誠能舉行助法則民有恒產而恒心可復矣然不能無藉於教也必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使在鄉在國咸有教焉謂之庠者取養老之義使民知尚

齒尊年也所以名之為校者取教民之義使民知三物六行也所以名之為序者取習射之義使民知序賢觀德也在夏則謂之校在殷則謂之序在周則謂之庠此三代之鄉學各取一義而異其名也至於國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焉而其實鄉學國學之建皆所以講明人倫之理而無殊教也誠使建學立教而人倫果修明於上則小民莫不率由於倫理之中以恩相與以分相維而自相親睦於下矣此既富而教民之法也而要非助法既行則取民無制彼庠序學校豈易言設哉

新義雙峰饒氏曰孟子教時君行仁政只是教與養兩事井田以養之學校以教之告齊王滕文皆如此小民親於下者蓋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所以教以人倫使之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長與幼自相親非尊君親上之親○趙氏惠曰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又黨正以禮屬民而飲於序是庠序皆可言養也文王庶子云書

教上庠是庠亦可言教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舉其重者爾

以教之之字原指小民要教小民纔設庠序學校要小民親於下須是人

倫明於上首屋原只一意也皆所以明人倫句內便有明於上之上字在○行

助之後即繼之以設學校見有恒產又使之有恒心之意蓋制產之後恒心雖

可以自生而上之人又不可聽其自生也時解仍重行助非本文意○庠校序

既以養教射釋之學字却未釋也皆明人倫又總承鄉學國學三代共之只應

得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三句然學字之義原無庸釋非缺畧也○明人倫有

起化原於上者如欲民孝上先盡孝以倡之欲民弟上先盡弟以率之是也有

率循責於下者如子先要盡孝未有責父以慈而後盡孝之理弟先要盡弟未

有責兄以友而後盡弟之理是也二意亦要兼看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編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深

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序助行而教興王道未有善於此者也○有王者受命而起欲行王政以教

養其民必來取法於滕是子為王者師也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

疏朱子曰孟子語滕文只說有王者起必來取法不曾說便可以王是亦要

大國方做得

附滕能行井田學校之仁政雖不能興王業而可為王者師朱子謂其澤足

以及天下是就大處說蓋王者既師法乎我則王者澤之所及皆我之澤之所

及也何必定要自己已有天下故曰至公無我然在滕國以之興王或不足而以

之保邦致治則有餘故下又有新子之國之說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

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厚誥况夫滕國之業未必不振興於此乎大雅文王之詩云周自始封以來雖為舊邦其受天命則始於今日實維新焉是詩所言乃文王行王政受天命之謂也子若能力行助法學校之政則王道復行國勢日振亦以新子之國豈但為王者師而已哉子亦何憚而不為也

疏義雙峰饒氏曰新其國小大雖不同可以為善便是新其國○東陽許氏曰文公問為國孟子告以教養其民有養然後可教故先言分田制祿而後及學校也自民事不可緩至雖周亦助也養之事設為庠序至小民親於下教之事下至新子之國總言之答文公者止此下答墨戰却只是言分田蓋墨戰惟掌井田之事也

附注國小難為恐其阻於卑弱故勉之以力行行字正指制產興學而制產為重故下使畢戰只問井他○詩言其命維新下却不曰新命而第曰新子之國者以滕始為善與文王之有六王至季積累者不同且國勢難為較文王之為

方伯尤異故新命未可必而新國則可必時解即以新國為受天命而興王業似少斟酌○新國者忽然革去從前舊習行起井田學校之政如徹底斬新起來一般亦不必以開疆擴宇為新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扶夫音

畢戰勝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疆之界也此法不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厚誥滕文公因孟子之言遂使其臣畢戰主井地之事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

日先王仁天下之政莫大於井田。今予之君將行井地之仁政，選擇羣臣之中而使子乃重任專責也。子必勉力爲之。夫行仁政必有所自始，蓋治地分田各有界限，從而經畫之。如通水道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塗，立疆塍則有封的，土埃植的樹木，截然分明。惟此爲始務也。使經其界者不正，則田無定分，豪強者得以兼并於下，而井地遂不均矣。因而賦無定法，貪暴者得以多取於上，而穀祿亦不平矣。是故暴君汗吏必慢忽其經界，所以亂之。而因以爲恣也。惟經其界者既正，則豪強貪暴無所容，田各有界，以經之者分之祿出於田，即以分之者制之。吾見分民田制國祿不勞餘力可坐而定也。此仁政所以必自經界始也。

疏 雙峰饒氏曰：溝塗封植之界，經緯錯綜，直者爲經，橫者爲緯，只舉經字有緯在其中。溝洫道塗封土埃植種木爲界。○慶源韓氏曰：度孟子來勝不久，使去故使畢戰往問。○瞿昆湖曰：井地而言仁政者，蓋分田制祿使君

子小人各得其所，豈不是仁政。正經界者，使彼此之分限大明，公私之疆域不亂，正恒產所以制處。

附 賦有定而界無定，必於無定者定之。穀祿乃平數，無定而界又有定，又必於有定者定之。井地乃均。○商君開阡陌而爲田，而經界盡夫矣。想經界之壞，不始商鞅，只下文一慢字，能使他漸漸湮沒，彼此侵欺，故行井地者不過約本來之溝塗封植，一經畫之耳。復先王之舊制，非創始之謂也。○不均不平，總根不正。來玩註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夫暴君汗吏只是欲多取耳，似豪強兼并者猶當有以治之。但賦本於田，穀祿即出於井地，故必聽豪強之兼并於不問，而後可任行其貪暴也。又在上既貪暴多取，有意於慢經界，而豪強亦樂得以逞兼并之私矣。其事又實相因。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洽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四書章句卷之五 孟子

夫養
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原諫田分而祿制斯君子野人各得其所而國可為矣夫滕壤地僅五十里雖云福小然亦必將有君子而為仕者焉亦必將有野人而為耕者焉使無君子則莫為之施政教以治野人使無野人則莫為之供賦稅以養君子君子固所以治野人也可見分田正所以制祿而野人實所以養君子也可見制祿尤必先分田矣安得不以經界為仁政之先務哉

疏表雙峰饒氏曰分田制祿雖平說然却相因穀祿即井地中公田撥其穀以為祿分田始可制祿○新安陳氏曰分田以給野人制祿以待君子○蔡虛齋曰將始也將為言始必有為君子者非將然之理

附添無君子莫治野人故必制祿以養君子無野人莫養君子故必分田以治

野人惟其相須所以不可偏廢正意吃緊在末二句○無君子莫治野人以野人不可不治也厚君子正所以厚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則制祿即在分田之中而尤當先厚野人也此不偏廢之中又自有測注之意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原諫夫分田制祿之法必因地而制其宜請於野外之地田可井授者則正其經界畫為九區以一區為公田九取其一而助法行焉下得其八而分田以給野人者此也上得其一而制祿以養君子者此也至於國中田不可井授者則正其經界計百畝之地授之一夫使於十分中自賦其二而貢法行焉下得其

九而野人亦可給上得其一而君子亦可養盜不得已而用貢於以濟夫助法之所不及則正周之徹法也

疏義

朱子曰若將周禮一一求合其說亦難此二句大率有周禮制度野謂甸

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城豐凶易察○袁氏明善曰野九一輕於國中什一者國中近城市田地膏腴故其賦重於郊外○慶源輔氏曰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為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所用此周所謂徹法也前云徹通也均也所以釋徹字之義此則正言其法如此○仁出金氏曰孟子雖不見載籍之詳而此二句與周制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法合國中自賦民無遠輸之勞野九一而助則卿大夫食邑無過取之夫○呂晚村曰此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周徹法故孟子下箇請字周徹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兼貢法貢只是什一後來加重為自賦故下箇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下箇自賦字就滕壤而言故

下箇野與國中字

附

註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一句該却無君子莫治野人二句只此一句便

見制祿在分田之中非二事矣○野九一國中什一是分田而助使自賦則祿制矣九一什一皆受田之制而助使自賦皆取民之制蒙引乃分野九一為分

田國中什一為取民大謬○集註但云都鄙之地為公田而行助法鄉遂之地

田不井授但為溝洫語類又發明之曰甸稍縣都行九一法國中什一以在王

城凶豐易察又曰鄉遂之法五五相連屬所以行不得九一之法如鄉遂却行

井牧之法觀此可見國中之不行助者以五五連屬與九一之數不合則田必

難分而家難井授也其不行助而可通以貢者以田在王城凶豐易察不至以

校數歲之常累民一也近城郭民居則田土肥饒雖取於什一之內稍多於助

法什一之外而不為重二也納稅納稅無轉輸之勞故自賦為便三也並無都

鄙多平原曠野鄉遂多出林陵麓之謫夫都鄙豈無多山林陵麓之處鄉遂豈

無多平原曠野之區何得概以爲都鄙用助而鄉遂用貢乎况都鄙郡多平原曠野之區亦未必盡可以井而成成而同圍方百里而無山林陵麓其將何以爲溝洫滄川之制乎故知周禮之說止言大規模其間何妨於成而不同又何妨於井而不成甚至不可井者亦可絕長補短以授八家而養公田也是知鄉遂雖平曠亦不井授都鄙雖險阻亦必井授而陰氏蒙引皆爲臆說而不可從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厚夫田祿固有定分而於世祿常制之外自卿以下又必有圭田以奉祭祀圭田何如正經界時則取公田而中分之凡卿大夫士其圭田皆以五十畝爲額焉不以道遠之費分其養廉之需所以濟世祿之所不及也

疏示子曰卿受田六十邑乃當四百二十井此外又有圭田五十畝也○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焉而八家因爲之屬如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是也圭田恐亦如此故王制云夫圭田無征○趙氏直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始與之田○蔡虛齋曰圭田五十畝是卿以下皆同也蓋制祿之法則有定分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惟圭田乃是分外加厚之田則一視同仁無卿大夫之別蓋先王之特恩也○官有司也師長也又註曰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

附

圭潔也趙氏以爲德行潔白始與之田如其說則不獨祭祀之田始謂之

圭田矣或者祭祀必主於豐潔故供祭之田名圭田也始附其說以備參考○時解云有圭田則君子之祿不因此而缺所以爲厚君子有餘夫之田則野人之養不因此而置所以爲厚野人愚意君子之祿何得因祭祀遂缺只是既有常祿以養廉而又有圭田以供祭厚及先世正所以厚其臣而教孝之意皆在

其中矣。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原受田各有定數而於百畝常制之外有餘夫未成丁者則又有餘夫之田。餘夫之田何如正經界時則取私田而四分之凡餘夫別受田二十五畝使衣食之有所資而心力之有所用所以濟分田之所不及也斯二者皆因井田通之者也。

疏朱子曰餘夫二十五畝乃十六歲以前所受在一夫百畝之外也孟子亦只是言大槩耳。○雙峰饒氏曰圭田餘夫亦是百畝中撥與他半分則五十畝四分則二十五畝問各受田百畝六十歲傳與其子子養其父但只是長子受

父之田。次子便是餘夫。別語二十五畝若無子則百畝納之官曰然問人物繁庶公家安得有許多田分授曰天地間只著得許多物事少間人物過多便自有乘除亦理勢使之然也。○仁山金氏曰上文絕長補短五十里是除山川林麓城郭而以田計也以五十里之田而分君子以有公田小人私田君子又有圭田小人又有餘夫似亦難給然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為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一萬一千五百夫矣亦且不患於不給。

附泰雙峰謂各受田百畝六十歲傳於其子子養其父長子受田次子便是餘

夫別語二十五畝愚謂此說未詳六十歲固歸田之期或其子未壯而有室難於受田或未至歸田而其子已壯而有室可以受田皆未可拘也或長子受田以養其父而其弟亦既壯而有室豈亦在餘夫之列而不受田乎總之一夫授田上事父母下畜妻子此以五口為率耳其有父母俱在生子多人弟幼未至

十六為餘夫者則亦有八口九口之家也。其有兄弟多人俱壯有室則又皆受百畝之田而不僅稱餘夫也。以彼亦均有父母之養妻子之畜也。○養君子而念及君子之祖宗治野人而念及野人之子弟所以為原君子厚野人而仁政之篤摯周詳於此見矣。

死徙無出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厚然井田之法不但厚民生且以善民俗故井田既行民有世業一鄉之民凡死而葬者徙而遷居者皆不出此鄉之內蓋以此鄉之田八家同井故也惟其同井平時則一出一入相為友伴其勤動之力同也有警則近守遠望彼此相助其禦侮之慮同也不幸而有疾病則匡其羸弱濟其緩急其保全之念同也夫如是則比閭族黨之百姓莫不仁愛和厚萬然如一家之親雍然如九族之睦矣井田之有以善民俗如此不益見助法之善哉

疏蔡虛齋曰此言井田之法之有以善乎民俗也若只說井田之善則上下

俱見其善不獨民俗矣今都是就百姓說故定為井田之法有以善民俗亦不必云著其效也蓋都是井田之制使然耳若云行井田之法之效則必至願受一廛而為聖人氓處方是

附此節固見井田之善可以厚民俗然因此提同井二字作眼目以貫一節

者謂也蒙引因欲倒死徙無出鄉一句於下不知同井止得八家出入守望與疾病扶持不僅八家為然蓋凡一鄉之田同井之家無不以三箇相字括之蓋單提同井字則八家親睦而已何以為百姓親睦然此一鄉同井之家所以皆能親睦者又以死徙無出鄉自祖父以及子孫世世同居其處故也故首句領起大有意思而時解多從蒙引以致訛誤○只言井地之法既有以厚民生而又有以厚民俗乃自然之效如此非便以此兼言教也鄉遂之地五五相連未嘗鄉田不同共一處其風俗之美又安必不如此但此舉同井言者以井地原

以助為主也活看尤得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一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真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原井田之善當行如此試以其形體之制言之所謂九一而助者每方一里畫為一井而里之經界必明一井之中分為九區每區百畝而井之經界必明其中百畝定為公田而公田之經界必明外則八家皆私百畝而私田之經界必明由是八家之民同出力以養公田凡耕耘收穫公田之事既畢然後敢治私田之事夫先公後私若是其有序而不紊者所以別野人之分使知養君子之義也周之助法有如此

疏慶源輔氏曰上既言助法之善故此下遂言周之助法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便是井田形體之制也

附此節言井田之形體却即從形體中看出以私養公先公後私尊卑上下截然不亂之義總以見助法之善也有法制自有意義故註於皆私百畝同養

公田以下即該在形體之制以內說所以別野人不言君子固是省文然緊承上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來則只重野人之異於君子而當養君子上上百姓親睦便見井田可以聯野人之情此節別野人便見井田可以明野人之分益見先王立法仁之至而義之盡若但混同無別以為仁則不至如許行並耕之說不止耳○着眼在方里二字是經界之大畧或該方里之中或推方里之外蓋井制原多如成同之類孟子只就方里說著正以其可盡內外而推之也○不是有意要別只分所當然惟其別野人而先公事則分定情安上下一體之誼愈固矣註明云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則周實行助法可知或

謂周之徹法公田雖在中私田雖在外然既通力合作則更不分中外先後矣。只因九百畝是周之田數不是商之田數。故集註曰此周之助法愚謂不然。孟子於井田說得字字有○意思○井○便○分○中○外○中○外○便○分○公○私○公○私○便○分○先○後○豈○周○先○王○空○畫○一○箇○井○字○而○只○取○其○通○取○其○均○而○於○此○等○意○義○盡○行○抹○去○乎○蓋○辨○公○私○別○中○外○者○其○制○也○然○過○別○恐○其○自○私○故○又○以○徹○為○義○取○其○通○均○耳○其○實○徹○只○是○助○也○或○曰○本○文○明○說○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與○通○力○合○作○者○異○恐○是○孟○子○以○助○改○徹○曰○不○然○也○公○事○畢○然○後○治○私○事○固○急○於○奉○公○矣○而○先○公○之○時○何○嘗○不○是○通○力○合○作○即○治○私○事○亦○未○嘗○不○可○互○相○耕○耘○也○只○計○畝○均○分○與○公○私○有○別○者○未○合○然○竊○意○公○田○中○除○二○十○畝○為○廬○舍○止○得○八○十○畝○似○不○及○八○家○百○畝○之○所○出○然○近○於○廬○舍○則○土○必○肥○饒○而○耕○種○耘○耨○又○在○私○田○之○先○則○八○十○畝○之○產○或○可○以○及○百○畝○而○無○不○均○之○弊○也○與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扶夫音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眾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苗卹患厚本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序講 然井田之法久廢矣。凡我之所言正經界而常制餘制之並行畫井田而中。公外私之不。紊此特其大畧如此也。顧時勢之變遷不同土地之肥磽不一。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或利於此而不利於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夫變而通之化而裁之。使合乎人情宜乎土俗。不滯先王之法而亦不夫先王之意。此等圓活流通無所膠滯。潤而澤之則在滕君主持於上。吾子協贊於下。同心共濟各盡其職而已。豈吾言所能悉哉。

師義 雙峰饒氏曰。前面說底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變通。便合人情宜土俗可也。潤澤非文飾之謂。乃是和軟底意思。不全是硬局。子溫潤滑澤方可得行。此朱子善於形容。孟子用心處。○南軒張氏曰。井田王制之本。而經界又井田之本也。大要在分田制祿二事而已。田得其分。則小民安其業。祿得其制。則君子賴其養。上下相須而各宜焉。治之所由興也。

附考 大畧只是大綱。非缺畧之謂。對詳細條目言。不對潤澤言。潤澤是其中因

時制宜變通之妙。非條目也。合人情宜土俗。即畫井經界不可執成同之法。溝洫澮川之廣狹深淺。與山林陵麓之高下尖斜。務必驅人情以所難而苦土俗。以不便也不然。只一箇方里而井更有甚潤澤。○饒氏謂井田之法。黃帝開端便做成了。夫謂之開端可也。何得便做成。又曰。井田可行於中原平曠之地。若地勢高低如何可井。恐江南只用貢法。嗚呼。謬矣。使井田只可行於平曠。不可行於高低不一之處。則不但江南不可行。北方之多山林陵麓者。豈少其不可行者。亦不知其幾矣。惟張子謂地之埤坳處皆不管。只觀四標竿。或五七。或三四。雖不成一夫之地。亦可絕長補絕。以授之者。其說乃為有用也。愚觀今江南多山林。而平濶處多深溝大洫。以通水道。上置涂道。斥堠以通往來。謂之圩田者。頗得古井田遺意。惟北方中州之地。雖曰平曠。而溝洫道涂之制盡湮。蓋阡陌之開。中原先受其害。故今盡無存。觀此則所謂平原曠野之地。易行。山林陵麓之地。難行者。皆安而不足信也。

此見孟子闢異端以明正道以闢並耕為主神農以下三節是許行欲陰壞孟子井田之法許子必種粟三節就許子一身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已折倒並耕之說當堯之時至戰耕乎言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自堯以不得舜至不用於耕言堯舜所憂之夫而不必耕總以闢並耕之非也吾聞用夏至不善變矣責陳相倍師之失從許子三節同價之說亦並耕之餘論蓋人不能無貴賤物亦不能無精粗故孟子闢之不得以齊價並耕對看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衣去聲捆音間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採之欲其堅也以爲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

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原註昔滕文公用孟子之言欲行三代井田之法乃有托為神農之言而倡邪說以惑眾者許行自楚之滕踵文公之門而告曰吾遠方之人聞昔分田制祿而行仁政願受一廛之居而為君之氓庶得以被仁政之澤焉文公以其慕化而來遂與之居處但見其徒有數十人所衣者皆褐相與捆屨織席以供飲食蓋以人必自食其力而後可也此亦足以微見其意之所在矣

柳宗朱子曰君民並耕市不二賈之說以易考之二者皆神農之所為也當時民淳事簡容或有如許行之說者及乎世變風移至於唐虞之際則雖神農復生亦當隨時以立政而不容固守其舊矣况許行之妄乃欲以是而行戰國之時乎○蔡虛齋曰按集註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則此居固非市宅矣野人原不在市宅在市宅者商賈也願受一廛而為氓則有田可知陳相兄弟則負

末和之滕曰願為聖人氓○一衣褐二字為讀其所以衣者也。捆屨織席以為食為一項其所以食者也。

附許行雖曰農家者流。然却是一箇好民。觀其貌。喜農家。而却稱述上古。其徒信從者也。相隨數十人。想見滕國。編小五十里中。數十人紛紛。嘖嘖說那分田制祿之非。已能使人心搖惑。况又有陳相為之助。虐乎。孟子所謂言必稱堯舜者。而井田學校。又原本三代之制。一時滕君信從。以為古治可復。今又有為神農之言者於此。更述唐虞三代以前之事。並一返而歸醇古簡樸之治。豈不似更高於孟子之說。如謂其世變風移。神農之事不可行於今者。則唐虞三代之治亦未必不古今異宜。而安在其可行也。故無稽鄙倍之說。而竟足以亂滕。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序謹又有楚儒陳良之徒曰陳相與其弟辛躬負耒耜而自宋之滕告於文公

曰分田制祿乃三代聖人經理天下之善政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今之聖人也願為聖人氓以被仁政之澤焉相本學於陳良不為出疆以舍其耒耜耳非若許行欲售其邪說也

疏義蔡虛齋曰此言蓋非面對滕君也。上文則云踵門而告文公曰方是面對之詞

附下有盡棄其學而學句則此是未棄所學時事來歸於滕或者慕井田之仁政也要之雖是陳良之徒而信道不篤平日雖聞其緒論而未悉其根源則未棄所學時學亦可知且士人出疆載質宜也今負耒耜之滕雖不肯於古者士出於農之訓而與許行並耕之說已有默相契合處此所以一見而大悅也○提出陳良之徒為他學許行張本亦為他倍師伏案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饗殽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養音雅殽音孫惡平声

養殽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殽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原書乃邪說易以惑人陳相一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於陳良者而學許行焉陳相既學其道乃見孟子稱述許行之言曰滕君有志復古以行仁政則誠所謂賢君也雖然猶未聞古聖人治天下之大道也今夫道在治民而已而不可以食於民也彼賢者之君何以食必與民並耕而食也食亦猶是如饗夕殽耳而民之事已咸治焉所以必並耕若此者何也恐厲民也厲民而以自養賢者弗為也今滕有倉廩與府庫皆是取之於民者則是害其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謂之賢哉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也

疏義蔡虛齋曰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則惟見許行之道為是而孟子之道為非矣○陳相許行之言所刺在滕若而其所以刺則在孟子也陳相見孟子而道其言蓋將有所軒輊子奪於其間也未聞道也蓋謂神農之道

附參相見許行便大悅便見有實獲於心處便盡棄其學便見平日原有不當於心處不然何去之盡而悅之深也即此也就是異端種子○滕君則誠賢君也非道他真是賢君以在當今之世而有意復古便筭賢了然其如未聞道何聞道即實指神農之道下賢者便是有道之賢君只看與民並耕而食饗殽而治二句並非唐虞三代以後語則所謂為神農之言正在此惟與民並耕而食自必饗殽而治饗殽是就上食字帶說有倉廩府庫緊對與民並耕不與民並便是厲民而自養對饗殽而治說○只一箇並字便是不分君子不分野人故曰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声與平声

原

孟子欲折並耕之非先卽其身之所不能兼者詰之曰據子並耕之言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此决知其必然者特以起下文之難耳而相果對曰然許子之所食信出於自種之粟也孟子又詰之曰有食必有衣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如果織布而衣則衣與食猶得以並為解也而相則對曰否許子所衣者持褐耳不必織布而衣也蓋相以衣褐明許子之儉欲以逃孟子之駁也然褐獨不待織乎孟子姑置之又詰曰有衣必有冠許子冠乎相對曰冠孟子又詰曰冠各有異制許子果奚冠恐其如衣褐之說也相對曰冠素冠素云者亦猶衣褐云耳孟子因卽詰之曰冠之布許子自織之與至此則相無所逃對曰否

以所種之粟易之冠以粟易則衣亦以粟易可知此已自為孟子問之之地矣孟子亦姑置之又詰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相對曰許子以耕為務若自為織則害於耕故不自織也至此則可闢之端已盡露矣乃孟子欲多探其邪遁之詞以為折服開悟之地又姑置之而進之曰許子食矣亦以釜甑為爨許子種粟矣亦以鐵器為耕具乎此亦猶衣冠之不可無而並不得以褐與素為解矣相又對曰然以器利用猶夫人也孟子仍如前詰之曰釜甑與鐵亦自為之與相對曰否以所種之粟易之此可見種粟之外許子皆必出於易如此

附

此節所詰亦卽是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為意然此意未說實只就許子一身上看他能為此又能為彼否如捕魚者寬寬下網使他已入網中然後捕之也一作辨折語便無下節地步○種粟而食一問孟子知其必然而先問之以為更端之地固是一頭下三分兩脚却未安蓋織布而後衣孟子擒獲他在織字陳相躲閃處在布字以衣褐破布字也孟子得冠素之說則在布字亦逃

不得又安能逃得織字故不必更辨其褐之亦待於織而第詰其冠之可自織也至對以粟易之而真情露矣至對以害於耕而真情畢露矣此已是逃之無可逃只聽孟子擒獲他文勢至此一停泊下釜甑鐵之自為又是欲推類以窮之故於粟易之下不更詰奚不自為也若兩脚平對看則板煞而無意味矣○不日布冠而日冠素正以色之素逃却布字也然已無可逃矣謂素非白色者謬解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舍去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為甑者治為釜鐵者舍此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冶之處也

原義

許子一衣一冠一釜甑一鐵皆必出於易如此孟子乃辨之曰即以許子

恐○害○於○耕○以○粟○相○易○而○論○之○許○子○固○農○夫○也○農○夫○種○粟○與○陶○冶○之○為○械○器○一○也○以○已○之○粟○易○陶○冶○之○械○器○者○固○所○以○濟○陶○冶○之○所○無○不○為○厲○陶○冶○彼○陶○冶○亦○以○其○所○為○之○械○器○易○農○夫○之○粟○者○亦○所○以○濟○農○夫○之○所○無○豈○為○厲○農○夫○哉○凡○相○易○而○不○相○厲○有○如○是○矣○若○必○以○相○易○為○厲○則○以○農○而○並○工○者○宜○莫○如○許○子○吾○且○問○子○許○子○何○不○自○為○陶○冶○凡○如○釜○甑○鐵○之○具○止○皆○取○諸○家○中○而○用○之○豈○不○省○便○何○為○紛○紛○然○日○與○百○工○交○易○是○何○許○子○之○不○憚○煩○如○此○也○相○對○曰○許○子○耕○者○也○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而○兼○為○之○也○陳○相○至○此○固○已○辭○窮○而○不○能○自○解○矣

疏義

新安陳氏曰厲陶冶厲農夫之說乃是因行厲民自養之言承其厲字而

明辨以闢之○蔡虛齋曰此厲字因他厲民自養而發言汝為滕有倉廩府庫為厲民自養以今觀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為厲農夫哉知陶冶與農之相易為不相厲則滕君之不並耕而食褒飧而治亦未為厲民以自養也可知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即應之曰然則

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蓋上既承其善於耕之說而明彼此之不相厲以見滕君之非厲民以自養矣此則又承其百工不可耕且為之說而明彼此之交相濟亦以見滕君之不厲民以自養也只是一意

附泰以粟易械器四句是承他以粟易之之語見不並耕則厲民者以其不相易也且一相易則必相厲也今以粟易械器許子既不以為厲陶冶而為之矣則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又豈為厲農夫哉則滕君之不並耕而食饗餼而治者又豈為厲民以自養哉此是先辨他箇相易不相厲以見耕之不必並也且許子何不為陶冶以下却是又詰問他何不並為而交易以自取紛擾蓋又欲得其不能並之情而進辨之總之孟子文章波瀾起伏詰問之下承以辨折辨折之下又作詰問何得執一以觀也○以粟易械器四句是言交易原不相厲以見治天下雖不並耕亦不為厲也此只是見許子厲民自養之謬非窮其並耕之說自行不通也窮他處在一連三何字何不為陶冶何為紛紛何不憚

煩分明有何不耕且為句在陳相固不可耕且為已落孟子圈套裏只看一箇字便是脫逃不得矣○何字雖有三箇文勢只有兩層蓋為陶冶則可取諸宮中而不必與百工交易便是憚煩矣不為陶冶則不能取諸宮中而勢必與百工交易而不憚煩矣為字與交易字兩面緊對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

與平声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亂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原孟子遂因其言而折之曰爾謂百工之事治農者尚不可耕且為矣然則

人君之治天下自有萬幾。視百工之事何如。獨可耕而且爲之。與蓋治天下者。大人之事也。耕者小人之事也。人之大者。其亦大人自有大人之事。人之小者。其亦小人自有小人之事。固不可得而兼也。天下之不相兼者。豈獨治天下爲然哉。且就一人之身計之。服食器用百工之所爲。皆要備用。如必一出於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之人。既營此。又營彼。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夫一身之事。且不得有所兼。而大人治天下。不可兼爲小人之事。有斷然矣。誠以大人小人各有事。則各有勞焉。故古語曰。均是人也。或爲大人而勞心於上。以操化理之權。或爲小人而勞力於下。以効手足之烈。勞心於上者。頒政布教。以治在下之人。勞力於下者。安分務本。以受治於在上之人。卽此觀之。可見食人者不爲厲君。食於人者不爲厲民。此天下古今通行之大義也。則治與耕。非惟勢所難兼。亦義所不必兼者矣。許行何安讓滕君乎。

疏義新安陳氏曰。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此。亦陳相對得理明處。故孟子卽此一句以難之。○蔡虛齋曰。天地間大綱有兩樣。人亦大綱有兩樣。事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恐人只以或勞心或勞力二句按故曰二字爲古語。而以下四句爲申釋之詞。故因解治於人等句之義。而承之曰。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丘月林曰。兩且爲不同。上爲字指百工之事。下則以爲治言。兩箇耕且爲亦不同。上以耕字爲主。下又以耕字爲客。蓋百工之事而耕且爲。則工害於耕。治天下而耕且爲。則耕害於治矣。○王觀濤曰。且一人之身至路也。言小人不能兼小人。况大人能兼小人乎。百工之所爲。備是件件不可缺意。○勞心應大人之事。勞力應小人之事。

附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一句緊接。固不可耕。且爲而折之。既折倒在。這裏却又提起大綱來說。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見各有其事。不必相兼。下方用且字一轉。見一人之身不能爲百工之事。以應固不可耕。且爲之意。而

敷言之然不能兼正有不必兼底道理在故又以故曰直接而以勞心勞力六句發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二句之意蓋孟子文法反覆相因展轉相足不可一平看○惟或勞心六句是發明有大人之事二有字之意故只當兩兩平看不可側重半邊故註用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二句對說如此方說得天下之通義出而非君子莫治小人小人必當養君子之意自見矣○註結云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下一必字正見與獨可耕且為另分一意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偏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滸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滸音菜濟子禮

反深作合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久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乎

也洪水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滸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原使治天下而可耕且為則右聖人必先為之矣乃自古聖賢從未聞有與

民並耕而治天下者即以堯之時言之前此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遞興漸次除治當堯為天子之時天下猶未盡平以洪水為災也蓋其時洪水橫流不由其道遂至泛濫於天下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蕃殖草木暢茂至於傷稼而五穀不登禽獸繁殖至於逼人而獸蹄鳥跡之道交徧於中國天下之不平如此此固有天下者之所宜憂也惟堯當日為勞心之大人而獨

憂之。然不能自爲也。乃舉舜爲相。而敷布其治焉。堯既憂天下之憂。而托之舜。舜遂憂堯之憂。而分任於諸臣。舜誠見天下之民生未遂。民性未復。皆由於洪水之不治。而欲除洪水之災。則山林藪澤。皆禽獸所依據。雖欲治水而不得也。於是先使益掌火政。益烈熾於山澤。將山澤所生之草木。一切焚之。使禽獸失所依。皆逃避而匿於他所。則治水之功。可施矣。於是命禹治水。禹於西北。疏九河。以分其勢。濬濟漯。以殺其流。使之皆注於海。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焉。於東南。則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使之皆注於江。而入於海。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焉。水有所歸。則地皆可耕。然後中國可得耕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受舜之命。爲天下拯溺。凡八年。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入。禹之汲汲於治水如此。雖欲並耕。豈可得乎。

疏 朱子曰。排淮泗而注之江淮。白不與江通。大綱如此。說去。○新安陳氏曰。元獨憂之所憂者。大舉舜禹益而用之。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雖欲耕得乎。是

提。掇。耕。字。以。照。應。前。獨。可。耕。且。爲。與。句。○仁山金氏曰。汝出今河南梁縣。天息山。至蔡州。下入淮。漢出今漢中利路之間。兩縣蟠家山。東南流二千四百二十里。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淮出唐州桐柏山。千七百里。至海州入海。泗出襲慶府泰山陪尾。有泗源。南至下邳入淮。當是疏九河。濬濟。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蔡虛齋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此以下言自古聖君賢臣。歷歷可數。那有一箇是與民並耕而食。養殮而治者耶。○林次崖曰。當堯之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爲治。而不暇耕。堯以不得舜爲已。憂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所憂之大。而不必耕。要之得人意。上面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使契爲司徒。稷便都有了。但上文方重在急於爲治。不暇耕。上且未及此意。至此則專露其意見。聖人憂人所憂者大。其澤自有以及天下。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於耕也。觀註不惟不暇耕。與不必耕二句。便見得有兩層意。

附 或勞心或勞力六句。只明天下之通義如此。以見治天下者不必耕。且爲

也當堯之時一節固見勞心不勞力治人不食人而一則曰雖欲耕得乎再則曰而暇耕乎却見憂天下之事體其大平水土又教稼穡教稼穡又明人倫更向暇為耕之事此即前不能兼為之意也至堯以不得舜為已憂節方見只憂其大不憂其細以足不必兼之說此孟子文法反覆相因之妙○聖人只是要生天下之人耳禽獸害人不可以生故烈山澤水土不平不可以生故注江海粒食未興不可以生故教稼穡人倫不明不可以生故命司徒今晚村以四段祇作兩對殊為牽強况雖欲耕得乎明與而暇耕乎作兩款而謂自舜使益至人民育方一歇有是理乎○文意只重疏濬浹決排以注之江海耳蓋必到注之而後疏濬浹決排乃有所用治水之績乃成本意見疏濬浹決排而後可注之艱巨勞苦如此所以八年於外三過不入而不暇耕也水道偶誤亦無碍以上下義理不重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

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声勞來並去声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彜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原諫

水土既平則民有可耕之地矣於是又命后稷使之教民稼穡習耕耘收獲之事以種植五穀由是五穀成熟而民皆相生相養而無復阻饑之患矣然

民莫不有秉懿之道也。若使飽食煖衣而無以教之，則不知由其道而近於禽獸。聖人則又有憂之急急焉，使契為司徒之官，教民以人倫之道。教之，父慈子孝，而有親教之；君令臣共，而有義教之；夫外婦內，而有別教之；長先幼後，而有序教之；朋友之交，而有信。此五者，人之大倫，亦人所固有之道也。而使之各盡，則在上之教之耳。故放勳又告夫契曰：教民之道，因人而施，民之用方於人倫，而勞者則獎勸以勞之，民之歸向於人倫而來者，則誘掖以來之。民之立心，肯於人倫而邪者，則約之使歸於正理；民之行事，戾乎人倫而枉者，則矯之使歸於正道。凡此勞來匡直，正所以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之優柔漸漬，自得其固有之性也。既自得其性矣，猶慮其勤始怠終，又從而提撕警覺，使之保其所得，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也。堯之命契如此，夫水土方平，思所以養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聖人之勞心以憂民，汲汲皇皇如此，而暇為耕之事乎？

疏

朱子曰：振德是施惠之意，然不是財惠之惠，只是施之以教化。上文匡直

輔翼等事是也。彼既自得之，復從而教之。○趙氏惠曰：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后者有爵土之號，說文種曰稼，斂曰穡。○新安陳氏曰：典者人道之常，天所次序，本有此典也。勅正也。我謂君也。五典，即父子至朋友五者是也。惇厚也。勅正自我，即天敘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別而為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惇典，如言厚人倫。○聖人有憂之，又言堯所憂者，大使契為司徒以教民，所憂在此，何暇於並耕？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是再提掇耕字以照應，獨可耕且為與一句。○林次崖曰：聖人有憂之，聖人兼指堯舜引放勳之言，特以為記也。不是專指堯。○呂晚村曰：聖人之憂民如此，論本節與聖人有憂之相照，似應單承命契一件，不知此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結，則統承為得也。○自得在民使之自得，仍在司徒。

附

既曰人之有道，則皆有秉彝之性矣。而又曰無教則近於禽獸者，以本然

固○有○之○良○壞○於○氣○稟○物○欲○而○必○當○教○以○復○其○初○也○飽○食○煖○衣○逸○居○不○但○因○此○而○更○長○嗜○欲○淫○佚○之○事○乃○為○近○於○禽○獸○只○一○箇○父○子○不○盡○親○之○道○君○臣○不○盡○義○之○道○夫○婦○不○盡○別○之○道○長○幼○不○盡○序○之○道○朋○友○不○盡○信○之○道○便○是○與○禽○獸○之○頑○然○無○知○者○等○矣○五○有○字○即○上○有○道○有○字○但○有○字○中○含○理○其○緒○而○分○之○比○其○類○而○合○之○二○義○在○而○分○之○合○之○二○義○中○又○有○淺○深○高○下○與○無○過○不○及○義○在○○上○既○以○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二○句○提○綱○則○似○舜○使○益○掌○火○以○下○皆○舜○之○使○也○今○不○曰○舜○憂○之○使○契○為○司○徒○而○曰○聖○人○有○憂○之○者○蓋○說○到○養○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文○勢○說○到○大○處○切○處○則○非○舜○之○所○獨○憂○而○堯○之○所○不○必○憂○也○故○統○說○一○箇○聖○人○有○憂○之○則○其○命○舜○以○使○契○而○又○以○勞○來○匡○直○之○語○叮○嚀○以○告○誡○之○所○必○然○矣○○勞○來○自○指○已○向○於○人○倫○者○匡○直○自○指○有○背○於○人○倫○者○凡○此○皆○輔○之○使○立○翼○之○使○行○也○然○又○不○可○迫○求○故○又○只○使○其○自○得○既○曰○使○矣○而○又○曰○自○得○即○敷○教○在○寬○之○旨○得○必○要○自○得○此○順○而○不○強○之○意○也○自○必○要○得○此○漸○漬○深○入○之○意○也○既○自○得○又○振○德

而提撕覺以加惠恐其自得之久以倦而怠之也德訓惠亦只是諄復勸之謂輔氏說不可從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矣也

夫音扶
易去声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務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虞以堯之舉舜舜之分任諸臣觀之可見堯舜之所憂有大焉者矣而非事而憂之也蓋大人有大人之事則大人自有大人之憂堯之所急者在於擇相惟以不得舜為已憂蓋不得舜則無與命官而敷治堯之憂方切也舜之所急者在於任人惟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蓋不得禹臯陶則無與分理而成治舜之憂方切也所以然者急先務也君相之道也若夫以百畝之不治為已憂者乃農夫小人之事豈聖人之所憂哉

朱子曰。臯陶之學。純粹精密。而其陳謨種德。明刑弼教。為助尤多。故舜欲傳位於禹。而禹獨讓之。則其德業已盛。固聖人之偶矣。○慶源輔氏曰。舉農者之所憂。以並堯舜之憂。見其小大廣狹之不倫。則不暇耕與不必耕可見矣。○林次崖曰。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言非堯舜之所憂也。此句總歸在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句內。故註不解。明是斥許行自為並耕之說。正是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農夫之所為也。分人以財。謂之惠。三句是解堯以不得舜為已憂兩句。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二句。又是因為天下得人。謂之仁。何特別出得人難之意。以曉人。使人知所重也。○呂晚村曰。堯舜之憂不同。不為所得之人有多寡大小。蓋君相之職分不同。則其所憂之大小。又有差看。上文堯獨憂之。及舉舜舜使等句。自明。○禹臯乃總舉之詞。益稷契即在裏。非謂舜所憂不得止在禹臯。而益稷契不與也。

附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承上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句舜以不得禹臯陶為

已憂。承上舜使益掌火。以下四段。又見所憂在於得人。任治。以見憂民之大。而不必耕也。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臯陶。所謂勞心於治也。大人之事也。農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所謂勞力以食人也。小人之事也。上只說不暇耕。此方關倒他耕為小人之事。○以不得舜為已憂。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便是以天下為已憂矣。此已字不是說視天下猶已。却是說以已擔當天。下與由已溺之首。已。已字又不同。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為仁也。

原 堯舜之憂。為得人而憂者也。為得人而憂者。為天下而憂者也。今夫分人

以財非好行其德者不能也。然財能及於分之所及，不能及於分之所不及。僅謂之惠而已。教人以善，非愛人如己者不能也。然善能及於教之所及，不能及於教之所不及。僅謂之忠而已。要皆未可以言仁也。惟若堯舜之得禹，旱陶則能為天下得人矣。為天下之不治而得人，以治之者，恩惠及於無外教，化施於無窮，則謂之曰仁。夫仁天下而係於得人，如此則大人之事，孰有大於得人者乎？是故以天下大器推以與人，不過釋其担負，猶為易事。獨是為天下得人，必其人足以代吾之憂，而可以仁天下者，方可以任之。此非有知人之明，用人之公者，不能所以為難耳。惟其難堯舜所以勞心而憂也。堯舜之所憂，其大為何如哉？

附錄 蔡虛齋曰：是故二字可味。上文謂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得人之功大也。下為天下得人之難，以見其功之所以為大也。○林次崖曰：知得其人可以授天下，便把天下與他。此只爭能捨與不能捨耳。何擔利害，故謂之易。彼為天

下得人，一毫少差，便許多為害。如何得恰好無差，所以難。○呂晚村曰：所謂得者，原只是惠與忠為要耳。惟其要盡人而惠之忠之，此其法非得人不可。得人正所以為天下也。天下兩字緊對上人字。○有天下即有天下之人，一世之人自足以治一世之天下，特為之得者，無其人耳。此堯舜之所以任為己憂也。天下字與上人字對看，眾寡何如？仁字與上惠忠字對看，廣狹何如？是之不憂，更有甚事。

附錄 上文說得舜得禹，旱陶已是為天下得人矣。此只要趕出謂之仁來，見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以明其所以大也。惠忠亦不在仁之外，只仁中之一端。此仁字兼上惠忠，亦只以愛之所施者而言，非論其本心之德也。○為天下自不可不得人，此為天下字重也。然為天下而得之人，亦不是漫然而得。此得字為更重也。天下自有人，若未得亦難以為天下。此為天下得人之合看，為愈重也。得人以仁天下，而仁究只歸於為天下得人之人。此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九

字合看之又不可輕也。○此要見堯舜所憂之大為天下而不得人則仁天下之功無從施得人而不得可以仁天下之人則為天下之心無所濟在仁之成就處看重天下兩字在仁之所以能徧被處看仍重為字也重為字乃與上憂字對針。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惟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為樂也

言夫知堯舜之所以憂則知堯舜用心之大矣孔子有言曰大而不可量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能以其為君有與之準則蕩蕩乎德之廣遠民無能名焉是與大為一者也君哉舜也巍巍以匹夫有天下乃不以位為樂而若不與焉是堯盡君道者也孔子稱堯舜此夫堯舜之治天下蕩蕩巍巍功業

之大如許豈無所用心而致哉益以日害未除民生未遂民性未復而思得人以任之此皆其用心之所在亦不屑屑然用之於耕耳然則並耕而治古之大人就為之者甚哉許行之謬也

疏義新安陳氏曰亦不用於耕耳至卅三提撥耕字以照應收結獨可耕且為與一句不待辨闡明白痛快文法亦照顧得好以上已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

責陳相也

附治天下正與上憂天下為天下相應用心正是憂字為字骨隨豈無所用心一所字即包含上得人掌火治水教稼明倫許多事以貴治賤以賢治不肖乃天經地義必不可磨滅之理不然則不用心於耕與用心於耕其病等耳○若錯認無名不與將蕩蕩巍巍都說入空虛無為上去則正便於無所用心之徒豈孟子大人勞心之旨要之堯舜勞心本至大故大哉巍巍勞心之本亦大非屑屑於細微如堯只憂得舜此外無箇事舜只憂得禹皋等此外亦無箇事

所以雖則天而實無名雖有天下而若不與也。次崖謂比上兩節又一意失之矣。○正為不必耕故不用於耕此之謂勞心此之謂大人之事文勢至此一大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信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眾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皆同音。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原詩 許行之學妄誕已極。子乃悅而從之。亦與乎吾所聞矣。吾聞有用諸夏之教以變蠻夷之俗而自歸於正者。朱聞有生於諸夏反服蠻夷之教而變於夷。

者也。蓋中國之所以為中國者。以有堯舜之道也。而堯舜之道。惟周公仲尼實傳之。即以子之師陳良言之。陳良固楚地所生產也。聞中國有周公仲尼之道。悅而慕之。乃北遊而學於中國。凡周公制作之精意。仲尼刪述之微言。皆心傳而身受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居其先也。彼所謂能自拔於流俗。豪傑之士也。其用夏變夷如此。宜終身師之矣。子之兄弟。乃事之數十年。周公仲尼之道。亦且與聞之矣。師死而一旦遂倍之。盡棄其學。是何心哉。

疏 慶源輔氏曰。陳良楚人。而北學於中國。則是用夏變夷。陳相素學於陳良。乃為許行所變。則是變於夷也。

唯 許行之謬。上文已闡盡。以下只責他倍師而學許行。時解謂正闡許行之不可學。並耕之不可從者。是偏重正意。而失孟子之餘意也。開口以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起。直至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方作收煞。此一節責其倍師。孔子沒節引孔門之不倍師。以曉諭警動之。今也南蠻節方責他學許行之非。吾

聞出爾谷二節見他所變之不善而深責之也

莫若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

上声暴蒲木反皜音呆

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示曾子之忍於倍師亦知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沒門人在魯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治行担皆將散而歸時以子貢主喪事入揖辭之彼此

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門人追慕其師如此子貢猶未忍遽去又反歸莫勿築室壇場之上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追慕其師如此至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聖人者欲以平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奇其思慕之念彊曾子亦同事之曾子曰不可師重道德不重形似我夫子心境澄清殆濯以江漢之流無纖垢之滯也心體光明始暴以秋陽之烈無片私之翳也皜皜乎潔淨純粹不可得而加尚已豈有若所能彷彿哉曾子之尊信其師而不忍倍更有如此者

示林次崖曰昔者孔子沒節見孔門不肯師有四相向而哭皆失聲不倍師

也獨居三年然後歸不倍師也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亦不倍師也會子曰不可亦不倍師也下文獨曰亦異於曾子者從煞尾一人不倍師尤得其道者言也○皜皜潔白也都是承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上說凡物濯不潔暴不乾則不潔白濯之潔暴之乾則潔白矣註明著光輝潔白通是就道德上說

也。並無倍其師之道。而他有所學之意。故註無貶辭。惟當從存疑作思慕其師。為正。非曲護也。但不如曾子為尤能見聖人之道之真耳。○註云。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明著字。包光輝潔白四字。然皜皜又單訓潔白。總承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二句。則光輝又即潔白所著之光輝。而不可分貼矣。○若以光輝貼秋陽。暴之潔白。貼江漢以濯之。則是以江漢秋陽喻聖德矣。本文却是以江漢之濯。秋陽之暴。形容聖德。則光輝即潔白之光輝。可知。○聖人何待濯。何待暴。兩以字。不是方以之濯。以之暴也。言其人欲淨盡。大。理。流。行。無。一。點。之。汗。無。一。毫。之。鬢。至。潔。白。而。有。光。輝。如。江。漢。濯。過。秋。陽。暴。過。者。然。乃。晚。材。改。周。正。之。秋。為。夏。正。之。五。六。月。亦。太。鑿。矣。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鴟。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序講夫有若雖非聖人而有似於聖人。曾子尚不肯以事其師者。輕事之。今許行乃南蠻馱舌之人。所學本非先王所傳之道。與子師陳良正相反也。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之尊其師矣。

疏義蔡虛齋曰。非先王之道。此非字不訓。詆毀與論語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者同。

附參自孔子沒。三年之外。以至不可尚已。無一不是追慕其師而尊信之。其獨曰異於曾子者。舉一以例其餘也。蒙引以上條不倍師者。有三。固未確。而存疑。沾滯曾子不可。子夏子張子游一段。亦未是。

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人於幽谷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原講夫人之擇術。猶鳥之擇巢。吾聞有出于幽谷之卑。遷於喬木之高者。未聞反下喬木而乃入幽谷者也。

新安陳氏曰譬陳相由高趨下不如禽能舍下遷喬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信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且子亦知許行之學之邪為聖人之所必誅者乎魯頌曰於戎狄則膺而

擊之於荆舒則伐而懲之許行產於荆舒其道乃戎狄之道也周公若在方且膺之子乃從之而學所謂下喬木而人幽谷反見變於夷者也亦變之不善者矣

附錄此兩節皆是說他不善變然出於幽谷一節是說他由高趨下就陳相已

身言戎狄是膺一節是說許行之學之邪為聖人之所必誅則從之者之為不善變益可見矣

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

則買相若麻纒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履大小同則買相

若賈音價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

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

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原諱陳相聞孟子之言已無可置辨乃又稱許行治市之說以明已所以學許

行之故意欲為倍師解也曰許子並耕之說雖不可為然其言亦有可採者昔

神農日中為市物有定賈人不相欺風何古也從許子淳樸之道則市物之賈

不貳國中之人無所用其詐偽雖使五尺之童幼小無知者適市亦無有增減

賈值以欺之者如布與帛但尺丈長短同則賈即相若麻與纒絲與絮但斤兩

輕重同則賈即相若五穀斗斛多寡同則賈即相若履之形體其大小同則賈

相若所以市無二賈人無欺偽此返樸還淳之道從之不亦可乎

說義雙峰饒氏曰長短以丈尺言輕重以權衡言多寡以斗斛言皆是比而同之與並耕相似便是齊物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說凡託神農黃帝者皆老氏之說也○張彥陵曰按日中爲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價之說正欲舉世皆爲其粗不爲其精相安太樸巧僞不生與並耕之說只是一意

附不開口說箇從許子之道便是承上倍師之意而辨之見許子之道自有可從者然吳說謂不貳無僞則君民雖並耕而得以自暇與百工交易而不必於煩此恐穿鑿看陳相只說相若便了未有救前並耕之意孟子下文亦只以物情之自然不可齊言之以見爲起僞之端亦未辨其雖欲並耕而不得也惟張說謂許行倡齊價之說正欲舉世爲粗不爲精以返於太樸此却是他本意殊不知競爲惡濫之中又有許多欺處不至於亂天下不止耳何也失物之情也○時解謂價相若非布與帛同價謂布與布同價帛與帛同價此又非也如此則麻與麻同價纒與纒同價五穀各以其類同價則仍有精粗美惡之別矣惟

索性不論只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同價然後精粗美惡一槩無分而天下可以返於太古矣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扶音

音師又出納反比必二反惡手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買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也

序謹孟子闕之曰不二賈之說除非凡物都是一般方可夫萬物美惡異質精粗殊功其不能齊同乃物自然之情也極其不齊之致或相去倍蓰或相去什伯甚之或相去千萬子欲盡比而同之使無二賈則物失其平而爭端以起是

亂天下之道也。何以言之。蓋物有精粗。猶屨有巨小也。設使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其巨者哉。然則精者粗者同賈。人又豈爲其精者哉。從許子一賈之道。是率天下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乃教人爲僞者耳。本欲除僞而適以長僞。一市且不可治。而烏能治國家哉。許子之道固無一可從者也。

論義新安陳氏曰。情實也。自然之理。卽所謂物之實理也。○蔡虛齋曰。此巨小與上文屨小大者不同。此巨屨小屨設言。當精粗美惡。說言巨屨與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論物若不論美惡。美者與惡者同價。則人又豈肯爲其美者哉。都一向從簡陋易就上去。了何能治國家。○徐儼玄曰。許子如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可以相兼。繼託神農市價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價。○張彥陵曰。物之不齊。由造化所生。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相率爲僞。正反國中無僞之說。獨言屨者。緣許行是箇捆屨底人。故就其明者通之。

附孟子只提出一箇情字來。遂使他同價之說沒處安頓。蓋虛者爲僞。實者爲情。今不論物之情實。是如何。只要混而一之。這便先處於僞。更何能使天下無僞。故曰相率而爲僞。以僞先自許子。但集註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非以理字解情字。乃以自然之理解情字。蓋天生之物。本來不齊。固是自然之理。卽人爲之物。各有不齊。亦是自然之理。因其自然者。而各與以不齊之價。然後物情乃安。物情既安。然後人情乃順。而不至於爲僞矣。

墨者與章全書

此孟子闢兼愛以衛正道。重一本二字。人以本生。愛以本立。本一則愛正。不得差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夷子雖漸於墨教。而厚葬其親。正良心之動於一本。而不自知者。孟子從此處痛言仁人孝子之道。以挑醒之。宜夷子聞言而悟也。首節因夷子有逃墨歸儒之機。而托疾以觀其誠。次節舉厚葬其親反擊之。以動其心。三節因愛無差等。而斥其二本以明正之。四節又自其厚葬之本。

心。痛言以感之。末節乃夷子自悟其失而得其本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

不來。辟音壁。又音開。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有為 有為墨翟之道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想亦慕道而來。反丑之一機也。孟子曰：夷子之來，吾固願見，乃吾今尚病，俟病愈我且往見之。夷子不必再來也。蓋托詞以觀其意之誠否耳。

疏 朱子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為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信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尊也。○顧麟士曰：墨子兼愛，近於無父，而之厚葬，是其本心明處。求見即以此。

附 亦曰：尚病則病固未愈而將愈也。本動其再來請見之誠，而以我且往見夷

子不來反答之。正所謂觀其誠否也。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

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也。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

原 他日夷子又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謂徐子曰：夷子求見至再，吾今則

可以見矣。但夷子來意為吾道也。吾道與墨道不同。若不盡言以規其失，則吾道不明。我且未見而先直之。吾聞夷子乃學為墨氏者，墨之治親喪也。凡棺槨之類，概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其道移易天下之風俗，豈以墨氏之道為不

是而不貴尚之哉。既以薄為貴，則必以厚為賤矣。然而夷子所以葬其親者，却從厚，則是以墨氏所賤之道事其親也。是何心哉。

附義 慶源輔氏曰：夷子雖師墨氏之教，至於葬親之時，天理自然發動，有不得如其師之說者，故不用其制而凡事從厚也。故孟子因舉此一事以詰之，而下

文又舉喪葬之說以發其意。此正夷子之天理一點明處也。○陸象山曰：所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他。若以厚道為是，則學於墨者為何若？以薄道為是，則厚葬又為何所行與所學相反？必有箇緣故，只要他自省這一點厚葬底

念頭。○王觀濤曰：我且直之直對未遽見說。

附義 曰：於今則可以見矣。分明是前此託病不見，以今其意已誠，故可以見不直則道不見，便見吾儒之道異於墨子之道。下却以夷子之厚親折夷子之學

墨。○既曰吾今則可以見，却於未見之前而直之者，正朱子所謂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辨以屈吾道之厚也。然至本心已得悔悟，既新則於命之矣。之後亦必

見之。未有默然而去者。如此方與可以見句相顧。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豈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匍音蒲北方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

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道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

本為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

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

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

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厚 講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知兩路辨難他。若申吾之厚其親者是則與墨道之薄者戾矣。若申墨道之薄者是則吾之獨厚其親又無謂矣。乃為兩救之說曰。夫子以兼愛為非是也。然儒者之道亦有與吾道相同者。如康誥之言。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母乃儒者亦兼愛乎之則以為愛至親與愛他人本無差等。但其施之之序必由親始。於此宜稍從厚。此吾所以厚葬其親也。豈以所賤事親乎。徐子以夷子之言告孟子。孟子又解書之意以闢之曰。夫夷子據康誥之語。真以其為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鄰之赤子。無所分別乎。彼書之言蓋有所取義云爾也。書言以為小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耳。非謂愛其兄之子真若愛其鄰之赤子而一無差等也。謂儒者之道亦兼愛不亦謬乎。且天之生物也。各本於父母。原使之從一本上發出來。故愛親之心根於天性。非他人所可同耳。如夷子

之言則是待其親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親其親是一本親。路人亦如其親。是二本矣。是愛無差等者二本故也。豈人理哉。

疏

朱子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

無二者也。惟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

情。目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為

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

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

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矣。

是非二本而何哉。○施由親始。一句。乃是夷之臨時誤出來。奏孟子意。却不知

愛無差等一句。已不是了他所謂施由親始。便是把愛無差等之心。施之然把

愛人之心。推來愛親。是甚道理。○夷之所以卒能感動而自知其非。蓋因下文

極言非為人泚之心。有以切中其病耳。此是緊要處。當著眼目。○慶源輔氏曰。

夷子蓋以儒者若保赤子是愛他人子如愛我之赤子有似於墨子愛無差等之說故謂其欲引儒家入墨教中去○新安陳氏曰施由親始一句髣髴竊取儒家立愛自親始之意是推墨氏而依附於儒家也○雲峰胡氏曰本文云使之一本而集註以自然之理釋之蓋繼謂之使便似涉於人爲今日天使之則莫之爲而爲故人物之生萬有不齊無不一本而生者若使之然莫非自然是之謂天夷子二本非天矣集註後節釋掩之誠是也以爲若所當然正與此自然二字相應蓋此人事之所當然者卽本於天理之自然者也○蔡虛齋曰旣曰愛無差等並不論親疎矣而又曰施由親始則又畧有親疎之辨此其言亦自相矛盾足見其遁也孟子不攻其說之矛盾處而但力攻其本病之所在二本之說尤極正大而精至○一則援儒而入于墨其援我者其勢之輕將藉我以爲重也二則推墨而附于儒其附儒者其勢已孤又將藉我以少立也○呂晚村曰異端之所以別於吾道者只是無等級無等殺便無禮無禮便無天從

此一串差去彼以爲等級之禮聖人造作以教人苦人而不知其爲天也此是儒釋劈頭分路處程子所謂本領不是者此也

附愛無差等是墨子本來立教如此此一句是根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

子此言何謂也是說你儒家立教素以爲愛有差等與我墨教不同而若保赤

子之言則何嘗不有合於我墨教處又豈得盡如有差等之見此言何謂也是

詰問之辭見儒家亦有解不來處若我則以爲愛無差等自當兼在所愛之中

而但施由親始不妨於稍從厚以漸次施之又何嘗失吾愛無差等之教也何

謂也以上自是援儒入墨之則以爲之下自是推墨附儒原未嘗以下二句解

畫言獻士等說皆謬○夫夷子信以爲親其兄之子至非赤子之罪也正解書

言見儒無愛無差等之事且天之生物至二本故也方他愛無差等等之非儒

無愛無差等之事則不得援儒而入墨矣知愛無差等爲二本之非則亦不得

推墨而附儒矣各自頭項○親鄰之子不同於兄之子則保民豈卽同於保己

之赤子大凡赤子入井非赤子之罪以其無知也大凡小民犯法非小民之罪亦以其無知也故保民若保赤子看孟子以赤子入井言之則非平安無事時而盡以民為無知之赤子亦非以民之疎如已之赤子之親也○親兄之子二句斷當依蒙引視兄之子自是過於鄰之子則已之子益可知不可如輔氏之說言兄子而不言已子者兄之子與已之子無異也其實兄之子與已子亦必有異此正吾儒等殺之別又何以混同為厚道惟以一本搯排去自有當然之分量乃不至薄其所厚耳

益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張之其類有泚視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自蓋歸反藹種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滿喉楚怪反泚此禮反泚音詣為去声藥力追反泚力知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大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

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蝮蝮也噉攢共食之也類類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眡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藹土籠也埋土壘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古之謂明之蓋上古之世禮制未備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子即舉而委之於壑若有甚忍者焉及他日經過其處但見大而狐狸食其肉微而蠅蚋姑噉其膚於是其類遂有泚但眡視而不忍正視夫泚也非為他人見之有所掩飾而然也蓋其哀痛之至由中心達於面目而不自禁也使非一本之親何以如是當此之時既悔其前日委棄之非而又思為後日保全之計蓋歸取藹種

覆土而掩其親之尸焉。後世葬埋之禮從茲起矣。使謂掩親者而果非也。則後世薄葬其親。猶可解也。如掩之而誠是。則孝子仁人當既有葬埋之後。所以掩其親者。亦必有當然不容已之道。而非以薄為貴矣。惟其本之一。故其葬之厚。夷子之厚葬其親。正天性之良。而一本之真情所自見也。而必執其愛無差等之說。豈非其學之蔽使之然哉。

禮記 慶源輔氏曰。此又孟子畧其通辭而專以其良心之發。有不容已處。深明夫惟一本。故其於親之喪。哀痛迫切。非他人之所可得同者。而因以見先王所制葬埋之禮。必誠必信。勿之有悔者。固皆自然之理。而墨子二本薄葬之說。為杜撰。妄作而不可行也。

禮記 自其類有汎至而掩之。都見出於自然之不容已。掩之誠是也。三句見推其出於自然而不容已。是以有所當然而不可易。掩之誠是也。也字掩下見。既足所當然。則必更有箇掩之道理。在不惟不以薄為道。而厚葬之中。又自有許

多儀文制度而文與情使其相稱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只言其出於自然足矣。而註必著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數句者。蓋以申明一本之真。而非二本之所可得。而察者。則兼愛之說。果不足從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問曰。命之矣。憮音武。問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問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序 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問之。即自覺墨道之為非。悟儒道之為正。

憮然不安。為之自失。少閒曰。之雖未親見孟子。而仁孝一本之論。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禮記 雲峰胡氏曰。夷子之學。墨非也。而葬其親。厚此。一厚字。猶是夷子行得是處。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夷子之所言非也。然此。一始字。猶是夷子說得是處。所

以可因其本心之明而教之也○新安陳氏曰驗人性之本善於此章尤可見焉

附錄 夷子惓然為句為問曰為句蓋惓然不但是其所依據亦是本心有戚戚萌動處既惓然則亦不能遽言故必至為問之頃乃曰命之矣言雖未及而見已先教我矣既曰命之則孟子必許他進見非不見而即反也看前吾今則可以見矣

惓然惓然自決之與惓然問命之問也命雖終也直孟子曰惓然惓然因其惓然以告夷子夷子惓然問曰命之矣

變音蓋以申問一本之真而非二本之過可歸而審音眼兼愛之謂之果不自然且突而詰必著出出入眼觀亦不必之心而其意誠感及不至若此之甚矣對文時與而文與語身其味味也○非其人此中必致然而且又言其出也

